



洋糖饺子是我家乡一种民间传统小吃。说直白点,就是将稍微发酵的糯米粉手搓紧实,挥刀切成半尺条形,入油锅煎一瞬间,手腕翻转,面料稍微呈螺旋扭曲,油炸定型后,用白糖和炒熟的黄豆粉蘸满,吃起来又酥又软,回味绵长,吃一根就能回味一生。

小时候，老家瓦房店有个叫来庆发的男子就是专卖洋糖饺子的，因为在家里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，都叫他“来老三”。这门独门手艺是家传的，偌大一个镇子里就只有他一人独家经营洋糖饺子生意，而且是家庭手工作坊式制作，全镇的人都非得消费他的产品不可。年月的记忆应该回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他那个时候还是年轻汉子，走路一阵风，嗓门大如钟。天一亮他就提着大竹篮，篮子里装满洋糖饺子，用一块厚布捂住，先是进瓦房沟在小学门口叫卖，然后上一道梁到中学门口停留一阵，等到学生上课了，再转身从高家巷子直到上街，从上街一直吆喝到下街，整条街的空气中都传播他那一“卖洋糖饺子哎——”的叫卖声，声音连门板都挡不住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家家户户基本生活尚难维系，大都没有吃早点的习惯，能吃上一根热乎的洋糖饺子，简直是一种奢侈的口福。

那年月挣钱不容易，买一根洋糖饺子要花费五角钱，市场上的本地农家菜才几分钱一斤，五角钱就可以保障一大家子人至少两天的蔬菜供给，寻常人家都是扳起指头过日子，一分钱都得精打细算，根本没有余钱零花。想买又买不起，想吃又吃不着，他的叫卖声喊得全镇人心里慌得难受，只要听到他的声音，就赶紧把门关上。家庭条件好的人家买了他的洋糖饺子后，也都故意大声显摆，更加惹得左邻右舍心里不舒畅，就会有嘴巴敞快的妇人从屋里蹦出来发声了：“来老三，你使劲吆喝啥子，悄悄地卖啊，没人把你当哑巴，喊得人口水长流。不就是个洋糖饺子嘛，招摇个啥，吃了还是要拉出去的。”话语阴阳怪气的，把买卖洋糖饺子的人都损了。来老三哈哈一笑，也不搭腔，提着竹篮开溜，吆喝声却更大了。

母亲是心疼孩子的,知道我们眼馋洋糖饺子,隔三差五就会买一根,让我们兄弟分着吃。那种香甜细腻爽口的感觉回味无穷,

我们往往是吃完了还吮允着手指，全然没有顾及母亲黯然神伤的情绪。那种情绪充满爱怜，是无法用文字来表达的。因为每次都是母亲指使我去买洋糖饺子，来老三便记得了我，他喊我的小名，我喊他的小名，没有了辈分界限。我参加工作后离开故乡，故乡的人和事渐渐淡忘了，再也没有了来老三的音讯，但洋糖饺子的味道依然刻骨铭心地记得。

有那么一段时间，我格外心念起洋糖饺子，几十年没吃过了，想了。也许是与洋糖饺子的味口之缘天生注定，初秋的一个早晨，我在菜市场忽然听见久远的“卖洋糖饺子哎——”吆喝声，尽管声音是由“电喇叭”扩出来的，却是那样的熟悉又亲切。跟着声音寻去，果然看见了来老三，我连声喊“来叔”，他没应声，只顾得从摩托车后架泡沫箱里一掀一取一捂，然后确认扫码支付。洋糖饺子要趁热吃，他每次掀开棉布取出洋糖饺子后必须迅速捂严实，免得散了热气。他不慌不忙地卖，“电喇叭”可劲地吆喝，倒也不失市井景气。待他有闲了，我轻声喊了一声“来老三”，他扭头一眼认出了我，格外惊喜。他已年近七旬，戴着眼镜，颧颊如旧。

闲谈中，得知他这么多年一直在向阳镇做洋糖饺子生意，儿孙满堂，日子过得幸福。我们都被岁月催老了，乡音乡情却长留在心间，永远不会变。我对他说，勤苦了一辈子，现在日子好了，年纪大了该歇息下来享清福了。他哈哈一笑说，闲不下去了，一闲下来手艺就生疏了，就跟你写文章一样，

久不写字忘了字。现在都是机械代替手工，省事又先进。小镇的生意小，他就买了摩托车，轮回到县城和周边镇上去卖，主要是年轻人消费，中老年人大多已不爱吃这种油炸和糖分的東西，这也是吃个稀奇，吃个念想。羊糖饺子这种传统特色小吃逐渐也会消失，手艺也面临失传，也有人慕名上门请教，他都会热心传授。

临别时，他认真地对我说：“你是个写家子，把我和洋糖饺子写成文章，让人知道在县城还有我这么个做了一辈子洋糖饺子的人。”我满口答应。他不是担忧生意淡了，而是忧心父辈传下来的手艺失传。我宽慰他说，洋糖饺子被列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遗产，成为职业技术培训的地方课程，一定会传承下来。他开心地笑了，加了我微信，发给我一个链接，说有人拍了图片和视频，算是留了资料。我回到家里，拿起手机点击观看制作过程，只见他一言不发，手搓、掌压、扭曲、下锅、翻转……娴熟自如，一气呵成。拍摄者是县摄影协会的两个美女，品尝洋糖饺子的画面让人眼花缭乱。我也拿起刚买回的洋糖饺子，趁着热气毫无顾忌地细嚼慢咽起来，任这“销魂”的滋味儿沿着舌尖蔓延，仿佛回到了从前。

人生如同吃洋糖饺子，年少时能吃却又不可多得吃不上，中年了想吃却又徘徊四顾吃不了，非要待到“白发催年老，青阳逼岁除”的时候，才会感叹时光流逝的那些珍贵美好回忆。“洋糖饺子哎——”，想吃就吃吧，莫想那么多了，想了都是白想。

逐梦人生

□王晓林

在我家的书橱里，珍藏着路遥先生的经典中篇小说《人生》，这本书是我上高中时从生活费中节省下来买的。30多年里，我不知看过多少遍，被里面精彩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深深地感染着。更为神奇的是，它让我在人生的故事中看到了自己，不自觉地同小说中的人物“共情”；而扉页上的“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，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”也是我人生的写照。

我出生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。从此,泥土气息、苦艾清香、鸡鸣犬吠和清贫而温馨的生活,便慢慢融进我的记忆。在父母爱的呵护下,我和庄稼一起成长。尽管父母驮着生活的重压,仍用激情耕种风雨岁月,收获的却只是一地贫瘠。

小时候的我，带着朦胧的憧憬和向往，背着小书包，行走在乡间小道，行走在学校钟声和田畴稻香间。劳动的艰辛和缺吃少穿的生活，滋生了我跳出农门的梦。

无常人生，冥冥之中也有定数。在那个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极其匮乏的时期，在那个不知电视为何物的年代，课本和一些报刊杂志，开启了我通向山外世界的窗口，承载着我饥渴而热烈的求知欲。我用拙朴的笔，写下了对生活的感受和憧憬……就这样，我逐渐与文字结

下了不解之缘。从小学三年级起,我写的作文经常被班级和学校作为范文。同学羡慕,老师喜欢,我欣喜之余,文学梦便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悄悄萌芽。

儿时的梦想，充满着诗情画意，令人跃跃欲试而活力无限。有了梦想，人生就有了前行的方向。对于一个乡村少年来说，我的梦想就是为了逃离农村，而当作家的梦是那么神圣，却又遥不可及。这是我人生的最高梦想，能否最终实现，无关紧要，重要的是，我的人生有了大致的方向，而最迫切的愿望就是：求学求知，学到本事；但要梦想变成现实，必须经受磨难，必须用一个乡村少年在羊肠小道上一路走来的足迹来印证。

我的求学路在高中以前，应该说一路坦途。满以为接下来的人生将顺风顺水奔赴幸福生活，命运却又同我开了个玩笑。高考时，名落孙山。这是我人生遭遇的第一个挫折。

为了能端上“铁饭碗”，复读期间，我报考了县里每年的招干考试，成绩名列榜首，但体检时，因个子矮，被无情地拒之门外。再次受挫，悲愤命运的不公，感叹前路的渺茫。那段日子里，失望、沮丧、抱怨，纠结于胸，难以静心复习，七月的高考再度落榜。三度落榜后，父母仍是我坚强的后盾。

学校,以为从此跳出了“农门”,可上学期快结束时,又因身体太虚弱被迫辍学。后来通过考试补录插班进大竹中学,经数月挑灯夜战,我考入四川外语学院。1995年9月,被分配到大竹县双拱乡政府工作,这才算真正地端上属于自己的饭碗,浑身有使不完的劲。在一次与父亲的谈话中,父亲说:“你有了稳定工作,为何不重新提笔去写身边的事,去圆儿时的文学梦呢?”

1996年5月28日,我尝试着写了一篇稿件邮寄给通川日报社,半个月后,在6月11日第三版刊登出来。这小小的第一次尝试居然成功了,惊喜之余,产生了莫大的动力。自此,我常常从写小消息入手,将本地发生的人和事及时写下来,并在主流报刊频频亮相。我的人生也迎来一次转机,2002年2月,从乡镇走进了县城,在计生局工作18个月,又被调到了县委宣传部,后来又两易工作岗位,但我从未放弃过写作。

我在从事新闻写作之余，不忘看些文学方面的书籍，尤其是对散文情有独钟。不论是在当地还是出差，逛书店是我乐此不疲的爱好。先后买回了鲁迅、朱自清、梁晓声等众多文学大咖的文集，从中汲取营养。自然而然地，亲历的往事清晰地萦绕脑际：父母的音容、乡亲的勤劳、炊烟的升腾、伙伴的呼唤、流淌的

河水、故乡的蛙鸣、洁白的梨花、炽热的桃花、怡悦身心的奇山秀水，以及生活的苦闷、彷徨与觉醒，无不历历在目，从而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，甘愿沉醉于孤独寂寞中，将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悟，或叙说，或议论，或抒怀，随心所欲，率性而为，一路捕捉，一路捡拾，而后欣然汇聚于笔端，泼洒于纸面。

我没有诗人的灵光,也没有作家的妙笔,更没有经历悲欢离合跌宕起伏的戏剧性人生。我只是大浪淘沙之后的一粒沙砾,茂盛树冠上的一片树叶,朴实无华而又自得其乐;但我深知,成功的前提是持之以恒的勤奋和努力。我深深地体会到:凡是经历的过往都是财富,凡是耕耘必有收获,凡是全身心的付出终有回报。

一路走来,我用稚嫩的笔,道出自己内心的真情实感。虽不华丽典雅,但简单朴实。因为在我看来,简单是最珍贵的朴素,既可坦露心际,也可直指人心。

一路走来,有多少艰难险阻,有多少坑洼湾道,有多少坚持不懈,有多少百折不回,其酸甜苦辣,唯有自知。但这歪歪斜斜却又坚韧向前的足迹证明:今生没虚度。

逐梦人生,只要脚踏实地怀揣梦想上路,我们都可以沉浸在一次次小小成就带来的幸福感中,体验到人生的快乐和乐趣。